

片山清子

灣生教會我的一句話：
人生沒有到達不了的目的地，只有你不願意啟程的腳步。

片山清子，是一個一輩子都在追問為何母親要遺棄自己，終生都在期待與母親重逢的灣生。

二〇一二年八月十八日，因為我想讓花蓮當地人知道早年吉野村舉辦盂蘭盆節的情形，於是在花蓮慶修院自費辦了一場平安水燈祭，還從日本與臺灣各地訓練祭典上的表演者，一共帶了一百五十五位表演者和灣生一起來到吉野村的吉野真言宗布教所（今慶修院）。隔日報紙和電視都做了盛大的報導，片山清子的外孫女看見了，於是透過媒體追尋，在二〇一二年九月八日找到了我。

這一日，我正好在為花蓮當地導遊做吉野村史蹟講解，上課中一通陌生電話打了進來，說想要尋找一位名叫片山千歲的藝妓……。

「我的外婆是灣生，她的母親是吉野村藝妓，她在找她的母親！」電話那一頭傳來這些話語。

「請問她姓片山嗎？」我回答。

「她叫做片山千歲！」電話那端如此回答著。

「我很抱歉，片山千歲已經離開很久了！」我回覆著對方。

「我的外婆這一輩子都在尋找她的母親，能協助我們找到她母親的骨灰嗎？」這話聽起來有些失落。

「其實片山千歲離開臺灣後的人生裡，也一直都在找尋她的女兒——片山清子……。」我在電話這一頭回答著。

二〇一二年十月，我委託過去的同事到日本岡山代我走一趟養老院探訪高橋奶奶，順道詢問片山千歲過去的人生。同事帶回了高橋奶奶的回憶：

「片山千歲是一九三〇年代來到臺灣的日本女人。她第一個落腳處是花蓮吉野村宮前聚落；是花蓮港的藝妓，在筑紫館和稻住館等戲院表演過，有時也到祇園*等酒店表演。可是這藝妓的工作時有時無，收入實在不穩定，且經常工作至半夜，因此她女兒出生後不久，便央請到宮前聚落外圍十五戶這個地區的郭石頭家裡當看顧。為了讓生活更寬裕，聽說臺北州的北投有許多溫泉酒店，在那兒的藝妓很賺錢，於是片山千歲便與我母親帶著當時五歲的我北上。原以為在這裡可以翻身，卻沒想到此後便在星乃湯*與佳山兩個溫泉飯店裡過著黑夜的日子……。」

一九四五年十月日本戰敗，雖然她們力爭著要留在臺灣，可是她們既無技術也不是特殊專業人員，加上這樣低微的身分，就更難了。最後與當時有錢有勢的日人相同：沒收財產並遣返！一九四六年匆匆引揚，片山千歲寫了封信連同自己身上的錢寄予郭石頭，允諾等她有錢一定回來接走自己的女兒。

之後片山曾二度返回花蓮港的吉野村，但那時早已更名為吉安鄉，宮前聚落也不知在何處，就連吉野神社都變成國民政府的軍營，而郭石頭一家也早已離開原住所。片山留下一封信，要後來那戶人家若有機會再見到郭石頭，請記得轉交給他，要告訴他片山千歲人在大阪，她要回來帶走唯一的女兒——片山清子……。」



◆ 片山清子年輕時的照片。
(圖片提供/李幸蓉)



◆ 片山清子與先生的合照。
(圖片提供/李幸蓉)



◆ 片山清子與家人合照。
(圖片提供/李幸蓉)

二〇一二年十一月，片山千歲的女兒片山清子因病住在臺南善化的養護中心裡。

「我的母親一直怨嘆著她媽媽為什麼要拋棄她！」清子的女兒說。

「以我尋訪下來的側面了解，這其中有著時代的過錯，有太多的無奈，可能有許多誤解不是我們能直接做評斷的，可是我相信她沒有拋棄自己的女兒。」我連忙回應。

「請問需要多少費用？我的母親已經尋找她媽媽十多年了，我們也曾多次想盡辦法到日本去尋找，可皆無所獲。現在生病的她，有時連人都快不記得了，可仍牽掛著，讓我的母親反應最為激烈的便是提及『母親』二字；這是她人生最後的一個期盼，我們不希望她抱憾離開。我的母親已經病倒了，請為她尋找牽掛一輩子的母親骨灰吧！」清子的女兒流著淚，她緊握我的雙手殷切地懇求。

「我不要錢，連這一杯咖啡也不要妳請，我自己付。不過說真的，我實在沒有把握，但我會盡力，請給我時間，我沒辦法給妳一個準確的日期……。」我回答她說。

二〇一三年一月，我所委託的老同事帶著我申請出來片山千歲在臺灣和日本的相關資料，從中找到了當時為片山千歲辦理後事的人，他是過去在大阪住所的房東所委託管理

的岸上晴一先生。然而到了大阪，這戶人家卻告訴我們，他的父親早已不在，更不清楚父親生前曾做過這件事。

「我很抱歉，我可能會讓你們失望了……。」知道此事後，我告訴清子的女兒。

「若真尋不得骨灰，那可否找找片山千歲的照片，哪怕只有一張也好，因為我的母親從未見過自己的母親，倘若活著時無法與母親相會，至少有張照片才能在死後於另一個世界找到母親啊！」清子的女兒回答。

我竟爽快的答應了。

我真是不知天高地厚，萬萬沒想到，片山千歲在日本就讀的學校根本沒有畢業，因此並無留下任何照片，就這樣一處接著一處，我和助手陷入膠著中，真是無計可施了。在骨灰和千歲照片與遺物皆無所獲之下，我只好再次求助自己住在日本的舅公！

二〇一三年一月，所有金源全斷了線，因為藝妓高橋奶奶的遺憾，我決定賣去臺北市的房子，繼續投注這中斷許久的灣生紀錄片，繼續尋找片山千歲的骨灰。這時我的信箱裡捎來了舅公助手寄來的文件——是這一群花蓮與北投藝妓的資料。於是我二月備齊所有

資料，要紀錄片執行製作內藤先生先到日本尋找即將進行拍攝的灣生與移民，並囑咐他一定得再前進岡山尋找片山千歲的墳。

從二月到三月初的每次會議中，內藤總是說他做不到，難度實在太高，可我還是堅持要內藤去試試看。

二〇一三年三月，內藤著手紀錄片的拍攝工作，也進了岡山一趟，但他帶回來的消息卻是：「田中實加若仍堅持要找到片山千歲，那就自己去請託日本的徵信社吧！」

這樣的話重複地傳回臺灣，讓我真的發火了。

「我就是資金不夠，所以才需要這麼辛苦地一個人撐著紀錄片的所有開銷，就算是我拜託你了，無論如何再去岡山一回，我相信老天爺看得見我們的堅持和努力，我需要你一起來努力創造一個可以看見奇蹟的機會，請內藤先生再進岡山尋找片山千歲的墳吧！我相信片山千歲正等著你去尋找她，因為她這一輩子都在等著與女兒重逢。」我回覆在日本的內藤。

二〇一三年四月十日，這是讓所有劇組人員欣喜若狂的日子。內藤從日本發來電郵還附上照片，那墳上的的確確是片山千歲的名字；證實這座墳裡沈睡的正是我們要找的藝

妓片山千歲沒錯！

得知消息的片山清子十分期待能親自前往日本岡山縣祭拜母親，可是躺在病榻上的她實在難以成行，而她也所盼望的照片又必須清子本人親自向日本政府申請，方能給予資料。最後，經過多方交涉後，所幸日方願意由清子的先生代替清子前去日本，為她帶回這一生中無時無刻不在等待的奇蹟！

二〇一三年九月五日，經過了一年，終於完成了片山清子的心願。劇組人員帶著片山清子的先生與女兒們，一行十餘人一路從大阪到京都再到千歲人生最後的句點岡山；她第一個工作場所——大阪藝妓院，以及當年往生時的住屋，還有當時為片山千歲進行法會的寺院。這一路，清子的先生多次激動，代替疼惜一輩子的妻子走過母親回到日本後的悲情人生，領到了千歲的遺物；到了千歲的墳前，代替清子為母親問好。這樣一幕幕由紀錄片劇組人員拍攝下來帶回臺南善化的養護中心，由清子的女兒播放給清子看。

看見母親的墳，清子再也不能自己……。

*「貓仔間」是日治時期對特種行業的稱呼（聽說當時的日本男人稱從事特種行業的女子為「貓」，其營業所臺灣男子翻成臺語，便成了「貓仔間」），一提及「貓仔間」，花蓮人一定會想起走過八十年風華歲月的「溝仔尾」。

「溝仔尾」係指今花蓮市南京街、成功街一帶，此處有二座於一九三一年（昭和六年）所建立的洗石子橋——福住橋、第二福住橋（今花蓮市南京橋、成功橋），這二座老橋附近為「福住通（路）」，位於東線鐵路花蓮港驛（今花蓮鐵道園區）後方，附近旅館、酒樓、茶室、戲院林立，熱鬧程度盛極一時，附近街廓為日治時期所規劃呈棋盤方格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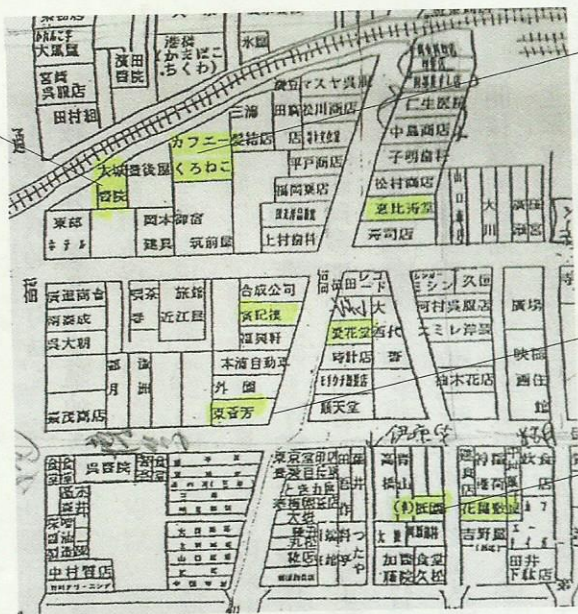
溝仔尾的「貓仔間」如當時的祇園、花屋、寅記樓、東蒼芳等。祇園、花屋多為日本女子，也參雜藝妓表演；其中最負盛名的當屬東蒼芳，有日本藝妓也有臺灣藝旦表演，聽說相互較勁得相當厲害。

當時在花蓮這一帶的酌婦和妓女（沒陪酒直接交易的女子），除了有日人、漢人、原住民外，出人意表的還有韓國女子，她們是跟著軍隊來臺的韓國慰安婦，因為沒有盤纏回去，流落到哪便在哪兒生存。

* 星乃湯即今逸邨大飯店，是北投古老的泡湯場所之一，至今仍保留濃厚的日式風格。

◆ 性病醫院

◆ 黑貓咖啡廳
韓國人開的店



◆ 一九四一年到一九四五年的溝仔尾街道分布圖（出處／齊藤昭二手繪）

◆ 東蒼芳，臺灣

◆ 祇園，日本人的店。



◆ 片山千歲位於日本岡山的墳塚。（圖片提供／田中實加）